

蜜柑

沈

從

文

著



沈從文著

柑 蜜



新月書店出版

一九二七年九月初版

實價五角

著 者 沈 從 文

發 行 者 新 月 書 店

上海法界華龍路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此書作爲獻給爲此書題字的那人。
別人也許有能對於我的文字感到小
趣味的，但那人是能在我本身
頭發現藝術的一個人。

——從文在北京序

目錄

初八那日

晨

早餐

蜜柑

乾生的愛

看愛人去

草繩

獵野豬的故事

初八那日

初八，按照曆書上的推算，是個好日子，又值星期日，各處全放假，電影場，換過新片子，公園各樣花都開得正熱鬧，天氣又好，許多人都乘到這日來接親。

溝沿的路警，兩點鐘一換班，每一個值班警察就都可以見到一隊音樂隊過身。就是坐在家裏的老太們，也能時時聽到遠遠的悠悠的喇叭鼓樂聲。

「四老，今天是初八——？」

在饒饒巷東口的坪壩內的鋸木人，名叫七老的，他仰起頭來同那像是站在他頭上的鋸木人說話，又得意的微微笑。這時有一隊

音樂隊，大約引導着一輛花花綠綠的禮車，就正才從巷口河沿上過去。

「不，是初七。」

「是春八。」七老原是有別裏事情在心的。

「初七初八，爭這一天幹嗎？回頭看歷書就知道了。」

「是初八，我算到！」其實歷書早已翻過了。

兩個人，你拖過來我拖過去的反復又反復，不計其次數，一株大的方的黃松木，便爲一些小小鐵齒嚙了一道縫，木的粉，落在地上一大堆，七老頭上肩上全都是，這時若有一個人，把這情形繪成一張畫，就好了。

今天的確是初八，七老沒有錯，四老是錯了。但日子這東西，在一個工人面前，也許始終就不會能夠像那學生對此有甚意思

吧。學生是萬萬不能對於放假一類事輕輕放過的。尤其是那愛看真光一毛錢的電影的中學生。至於如同七老一類人，七也是鋸木，八也是鋸木，卽或就九就十也仍然是拖鋸子，大坪壩內成堆的木料，橫順都得斜斜的攔起，兩個人來慢慢鋸成薄板子，所不同的只是一個半日在上頭俛着拖，一個半日在下頭仰着拖，真的管日子去幹嗎？

不過倘若今天當真是初八，七老在下頭，仰面拖鋸子，要比平常日子更有勁一點，這是四老沒有知道的。

七老暫時也不說。

七老笑，又來故意問四老日子，這是有用意。四老料不到這一着棋，故說七呀八呀全無干係的。其實干係太大了。七老見到四老強說是初七，還賭同翻歷書看，便不再作聲。七老心裏

是有把握的，歷書不待四老來說早已看過了。今天陰歷是四月初八，陽歷是五月八，全是八，一點不會錯。八，且是成雙的，今天就是七老家中爲七老約定同一個娘兒們成雙的日子，想着怎麼不令人發笑？

「四老，我說是初八，你不信麼？」他又說，又笑。因爲河沿那隊辦喜事的隊伍，進了巷口，從那大坪壩邊過到巷子西頭去。先是一個大個兒身子的指揮，接着就是四個一排的小孩，人數一共二十四，吹大小喇叭以及打鼓的，都全穿紅衣，戴起像大官的白纓子帽兒，銅器在太陽下返着光，走的是很慢。後面一部四馬拖拉的禮車，車的四圍全是花同五色綢。禮車後面又是兩部單馬車，幾個年青的娘們，穿同一衣服，臉兒紅紅的，坐到車中，端端正正像一個菩薩。

七老心想「別人不就正是因爲今天日子好，接嫁娘子進屋麼？」

四老是真夠得上說一個「蠢」字的。他就料想不到過身邊一隊辦喜事的人，對於七老是有怎樣的意思。他也明知今天是初八，却偏說初七。可是這時又聽到七老在說是初八，也就不再費神同他脚下人分辯了，兩人都規規矩矩停了工作，來看那隊伍的尾巴。七老意思是要四老當到這時知道同到他在鋸木的夥計，也就有着這樣一件喜事的！其實這不能全怪四老蠢，七老不先說，又不露點風，四老又不是神仙，那裏想得到？

默一會，木頭的縫又深一點了。接親的隊伍，已經全過去，所剩下的只有一些喇叭和鼓的聲音了。四老若有所感的重重放了一口氣。

七老從這上頭看得出四老心思。

「四老，你還莫有老婆吧？」

「噫，老婆——」

「那你應當早找一個！」

「你看那娘兒們多有福！」四老把話頭扭到剛才花車中人去到，避開自己了。

七老年紀是整二十歲，四老則已有兩個七老年紀大，要命好，可以做七老一樣人的爸爸了。但拖了許多年鋸子的四老，爲鄉下老子嫂嫂姪兒們拖得快老了，老婆却還不能拖得個，所以七老談到這問題，四老就有點咀呢。

「老婆是應當有的，羅漢配觀音，成一對，才是話。」

「那你怎麼？」

這一下，可正抓到七老心中癢處了。不過他可不是一個沒有

把握的小子。他對這事願意人知道，又忍着。一個貓，每次捉到老鼠時，牠還故意把牠俘虜開釋去，慢會兒，又才來一撲，七老就像這樣子，當到這關頭，把話避開說到天氣上頭去。

「四老熱得很，我們脫衣罷。」

天，的確是一天更比一天熱了，於是兩人都赤起膀子，四老的手幹，原是有毛的，像大腿一樣，真算是一個老手。七老則各樣都很嫩，臉皮也在內，心也在內，所以當那喇叭聲音消滅時，跟着來了一個磨刀人，舉起小銅號，只在巷口鳴得一下就給七老一個驚。在京東五十里的苦水村，七老家中這時定親的「紅葉」一到門，也許就正伴着一對鴛哪罷。

想到家中他就不再用力拖鋸子了。

七老，我說，你今天神氣特別個樣兒，莫非也是約定今天要

「取媳婦罷？」

這在說話的四老，只是一句開心的俏話，誰知一拳打在七老心窩子。七老要忍也再不能去忍了。索性不拉鋸。兩個人，一個俛着首，無意的在笑，一個便仰着有意紅的臉。

四老還以為笑話說傷了七老，脚一移，掃下一些木粉子，七老退後半步木粉就全落到地面了。

「七老，你是定了老婆嗎？」

「唔。」

「唔，取了不取？」

「不。」

「甚麼時候定的？」

「我問你今天是不是初八，你又說不是。」

「哈，我的天，是真嗎？」

待到七老結結巴巴證明就是今天定親時，四老嘆一聲，就跳下木頭了。

他問他，怎麼不去做喜事？他就說，這止是先定，家中告他不轉去也行。他又問他見過老婆沒有？說是見過的。

「要賀喜咧。」

於是，一個杏仁豆腐担子過身時，叫停着下來，兩人各吃了兩碗，賬則四老爭着匯，七老此時已爲同伴賀喜了。

吃了杏仁豆腐後，四老重復爬上木頭去，鋸齒就開始嚼着那株黃松木。

「七老，我這才想起你今天那拖鋸子有勁的源頭啦。」

七老就只笑。

「乘早接了吧。」

這建議，含有一點兒鼓動，一點兒煽惑，七老仍然只有笑。

動風了，四老七老兩人都把圍到腰間的衣服穿好。

天氣是真好。可是這幾日，算是北京城一個頂調皮的好天氣，要人耐。天越晴朗風也就越大。一到將近正午時，風就偷偷悄悄走來了。河沿上，成羣排對的楊柳樹，風一來時就像每株樹下都有一個有力氣的人，在那裏抱到樹身搖。電杆上鐵線，爲了風互相扭做一處又分開。屋角上，只聽到風打哨子的聲音。人家的狗全都躲到門後去避難。河沿的灰土，因爲風的搬運早已無踪無影了。此時一陣貼地旋風過去時，捲起的就全是些打人臉龐發痛的小石子。

七老頭上的木粉，同到地面的木粉，風一起，就全部颳去，新

的木粉還不能落地，也全爲風帶跑了。

「喇……」在七老頭上，有一陣聲音。風大了，撼動七老頭上的木頭，這是無妨於事的。

「四老，你莫不給知會就連同木頭踹到我身上，這不是玩的！」

「不怕的。」

以爲七老，是怕木頭打到他的頭上麼？不，七老原就只是在那說笑話。木頭下冊不是風能做主的。並且卽或有毛病，躲也來得及。七老心中太高興，就說著玩話，不打算這話在後來就準得賬的。

風太大了，四老要休息。四老於是坐到木頭上，取出嬰孩牌香煙來，用背當着風，擦洋火吸煙。七老一個人，用手膀子掛在

鋸把上，想將身體用力下垂把那鋸拉下一點，風，又是一陣。

「四老，你下來坐吧。」

若是四老跳下來，七老就可以同他再談一下關於老婆一類事，這於七老是有利益的。但失望。

四老不做聲，背風來取火，當風來吸烟，眼睛吹得閉成一條線。接着打了一個飽喉。適間吃下的杏仁豆腐在打飽喉時，一些薑花氣味重複就回到口中。四老想到一件事。

「七老，你那一天辦喜事，請我吃一杯酒是要緊！」

「四老，你也——」

「我也請你罷。我剛請你吃了杏仁豆腐！默會兒，再來粽子包兒罷。」

「我說你討老婆哩。」